

《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 的哲学意义

黄永奎

《资本论》的研究从分析商品开始，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方面的重大意义。探索和阐明这种哲学意义，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掌握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决不是毫无裨益的任务。

哲学以什么作为开端是哲学科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开端的问题，与哲学思想的体系、内容、形式及其本质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它是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哲学理论的实质性东西就已经蕴藏在开端之中，全部理论是以它为基础，随着体系的展示而充实和丰富起来的。哲学思想的灵魂和本质也会在开端的问题上强烈地表现出来。从什么东西开始，标志哲学思想发展的方向，表明整个体系前进所遵循的根本路线。因此，开端的问题向来是哲学领域中两军对战的重要阵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作为局部情况的资产阶级社会辩证法的深刻研究，系统地阐明了一般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辩证法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商品这个客观存在是《资本论》哲学的开端。这个开端的确立，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巨大胜利。

哲学史上各种流派的不同体系在寻求它们各自的开端时，都是费了一番心血的。例如黑格尔在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逻辑学》选定开端之时，其态度就是十分认真的。黑格尔的哲学是思想史的概括。他认为“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观念的逻辑规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①。他选定埃利亚学派和巴门尼德的“纯有”作为他的哲学开端。他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由他的哲学思想内容所要求，服从于他的哲学体系的需要的。在黑格尔看来，他的最高真理绝对精神，是以胚芽的形态潜藏在开端之中，由开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转化、概念推演而发展和充实起来的。观念是客观世界的创造主，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外在化而已。他的哲学本质决定了需要一个在自然界之前已经存在的、绝对抽象的概念作为开端。黑格尔说：“对于科学说来，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整体的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②他反对直截了当地从客观事物开始。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在科学的进程中才可以得出的，而在科学以前是不存在的。如果以它作为开端，那是在科学以前就假定它为已知的，未

经论证，缺乏根据，因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纯有”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按照黑格尔的解释，它是一个全然没有任何规定，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一个单纯开端本身的观念，最纯粹最抽象的定义。以这样的一个东西作为出发点，并以它作为基础而展开的哲学思想，属于什么样的体系，这是显然易见的。黑格尔的哲学本质在开头第一步上就已经决定了。他公开宣扬：“一个哲学的本原，当然也表现了一种开端，但并非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即一切事物的开端”③。把观念认作世界的本原，当作一切事物的开端，这就把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十足地暴露了出来。他反对以客观事物作为开端，目之为“在科学以前就假定它是已知的”，因而是“未经论证”，不符合于科学的概念，诬之为“近代的仓皇失措”。这些论调不过是为他的先验性开端作辩护的遁辞，借机对唯物主义进行的一种攻击罢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严正地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④

《资本论》的研究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种方法表明，在哲学的开端上，马克思就采取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做法，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根本改造，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端正过来，使它立足于科学的出发点上。《资本论》哲学走出的第一步就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商品首先是外界的一个对象物，一个物品，是具有可感觉性的粗糙的自然物质。同时，它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已经好几千年。它随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出现而产生，并且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以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形式出现，表现为最普遍、最基本、最简单、最平凡和碰到过亿万次的社会关系。它不是任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捏造出来的虚无缥渺的东西，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以这样的客观存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说明《资本论》的哲学把物质认作世界的唯一本原。研究物质世界个别部分商品的运动规律，由个别及于一般，通过对个别事物辩证法的认识，来阐明一般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世界运动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反映。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首先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⑤马克思这段科学论述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我们当前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这么一点：同黑格尔划清了严格的界线。（一）黑格尔是从纯粹的空洞的概念出发，因而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资本论》则是从顽强的事实出发的。它把观念看作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是对最简单的经济具体物的分析。因而在《资本论》里，辩证法是对客观世界最普遍规律的反映。（二）黑

格尔所分析的是纯粹概念的运动，在他的《逻辑学》中是把“概念”分割开来，分裂为有与无的对立，从有到无的转化是在对概念的推演中实现的。《资本论》分析的对象一开始就是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作‘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⑥。因此，《资本论》的分析不是在概念的规定性和定义中兜圈子；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转化，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是在客观实际中存在和实现的。对于这种转化，马克思不过是作了科学的再现而已。

所以，《资本论》的研究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定了《资本论》哲学的发展路线是一条唯物主义路线。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法，就是认识的辩证法。它从客观事物出发，以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作为考察的对象。它研究一系列概念、规律等等科学抽象的构成过程。它分析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对立统一关系、事物转化和变化的条件性，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对事物的科学论证过程。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且有待于在继续不断的实践中深化和丰富。只有经过实践不断检验的认识才是科学的认识。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认识的最根本的科学论证。《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认识了商品的辩证法，建立了劳动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面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实践的严格检验。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主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完全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资本论》以商品作为开端，是经过科学的充分论证，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密分析研究而后得出的，决不是在科学以前就假定它为已知的。所以，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攻击，无论如何放不到《资本论》的辩证法头上。

其实，黑格尔以“纯有”作为他的哲学开端，倒实实在在是在科学以前就假定它为已知。尽管他的《逻辑学》一书中立有专文，专门论述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可是它对此并没有作出任何象样的科学论证。我们这种看法并无任何夸大之处，也不是故意把它贬低之词。黑格尔没有说明，为什么在自然界之前就已经存在“纯有”这个东西。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只好求助于纯粹的抽象，绝对的空泛。他认为，有就是无，就是空。以无为开端，没有任何的规定性，还需要什么论证呢？这样，他以为他的开端是最科学的了。殊不知他的哲学开端“纯有”并不是完全的“空”。说“纯有”“没有内容”，“对内对外都没有差异”，“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这是“无规定性”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规定，是黑格尔的主观设定。对此，他根本无法加以论证。他成了他自己攻击的对象。我们知道，“无”无论如何不可能生“有”。这是现代科学一切伟大成就所充分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可是，在黑格尔那里，却确实是“从无产生有，从无某物产生有某物”。为此，他作了一系列的说明。在这些说明之中包含有合理的内核。他猜测到了一般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可是，辩证法被他禁锢在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内。从他所作的一系列说明中可以看出，辩证法被他用作从无产生有，从精神创造物质的论证工具，变成了为他的僧侣主义服务的一种手段。

二

对于《资本论》为什么要从分析商品开始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这样说：“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⑦《资本论》在分析商品时曾经指出，在人类社会的最初时期并不存在商品。商品只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初步发展和人类社会内部各社会集团之间交往的出现而产生的。后来，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人们之间的交往愈来愈密切，商品交换才频繁起来。从整个商品世界中分裂出货币。货币最初也并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这种转化的最基本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出来。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马克思说：“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⑧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⑨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历史的辩证法。人类社会是永远不静止的东西。它不是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的运动中，每一种事物都会因其中包含着否定的因素而向他物转化，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化。

《资本论》辩证法的这种批判的革命的本质，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截然相反。

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⑩他们不认识价值的性质，忽略了价值形成的特殊性，从而忽略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的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他们甚至把原始人的生产工具都看作资本。在他们眼里，历史成了僵硬凝固、一成不变的东西。

《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始就贯彻着辩证法，其理论体系是彻底的完整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却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在他的哲学终端绝对精神的最后阶段，矛盾消失了，发展停止了。他的最高真理“绝对理念”，在他看来没有矛盾，“没有过渡”；他认为“矛盾并不是究竟至极的，矛盾会扬弃它自己”⑪。显然，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所显露出来的一条形而上学的尾巴。出于其体系内部的需要，他把辩证法最基本的本质规定给歪曲了，把辩证法的最基本精神给抹煞了。

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旋绕的圆圈。在他那里，开端即终点，终点即开端。终点隐含在开端之中，是开端的延续、充实和扩展。所以，要追究黑格尔哲学终点中存在形而上学因素的原因，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必须追溯到它的开端。

原来在他的哲学开端内就包含着这种形而上学的因素。虽然他认为，开端包含有与无两者，是有与无的统一。这种说法自然是辩证的。可是，他又认为，“有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只是与它自身相同”，“对内对外都没有差异”，“必须被当作是一个不可分析的东西”^⑫。有作为一个存在着的东西，没有任何内容，没有差异，不可分析，其内部当然就不会包含对立，不存在矛盾。这是一个自身绝对同一的东西。根据黑格尔自己的逻辑原理，自身绝对同一的东西，失去了与他物的关系。这种观点显然与他所倡导的具体同一的观点相冲突。这个内部没有矛盾、不包含对立的东西，缺乏自己运动的源泉和活力的东西，怎么与他物发生关系？怎么发展和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去的？他认为，因为“有”没有任何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规定，是一个纯粹的空，所以这当然就是“无”。这样，从“有”到它的对立面“无”的转化就算完成了。这种转化，完全是由概念的纯粹的分析，纯粹的逻辑推演来完成的。由于体系内部的需要，他选定“有”作为开端。正因为如此，所以黑格尔在这个方面的说明，纵然包含某些合理的成份，也使人感到十分的勉强。如果说，从有到无的转化，是由于“有”的内在本性使然，即由“有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这种性质所决定了的，因而有与无同一，那正好用来证明，这种“无规定性和空”就是一个规定，我们在前面对黑格尔所作的批评也就决非虚妄之词。黑格尔在这方面把“有”规定为“对内对外都没有差异”，这就否定了他自己提出来的“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这种否定正好说明，在他的哲学开端之中包含形而上学的浓厚色彩。由此，他的哲学终端包含形而上学的因素，便成为必然的了。

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存在着否定它自身的因素。它向辩证法的更高级阶段即唯物辩证法转化，也是必然的。这个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来彻底完成的。《资本论》的开端商品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因素。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因素也都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们各自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内对外都存在着差异和对立。它们是可以继续分析和不断分割的客观存在。每一种使用价值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从价值方面看，其情形也是如此。无论从构成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价值都是可以分割的。从价值形式看，价值更有其自身独立发展的过程。价值的货币形式多种多样。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阶段，资本价值的形式那就更是丰富复杂，形形色色。商品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价值形态的变换而表现出来。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正是商品交换这种最简单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在其后的叙述中，给我们指明了这些矛盾的发展以及这个社会自开始到终结的运动，揭露了这个社会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所以，《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表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以往的一切辩证学说都不相同，它是最彻底的辩证法，自始至终不包含任何一点形而上学的色彩，并且它是在同形而上学方法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其根源正在于此。因此，它才成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样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和予以把握的。

三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发现和创立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革命等等学说。这些原理和学说的创立，与《资本论》对商品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从分析商品开始就为这些原理和学说的创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样一种看法，是否属于牵强附会的呢？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⑬

如果没有对商品的深入分析，没有对价值性质的深刻了解，那就不可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也就不可能进而去认识资本的本质属性，而其后的一切研究便会落空。正是在对商品的深刻分析中，马克思才认识到，商品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科学的开端。正是由于从这个开端出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方才与资产阶级的一切经济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从这个开端出发，才发现资本也不是物，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着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由此在往后的叙述中，才有可能全面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深刻对抗。对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过程的详尽解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入考察，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彻底揭露，使马克思建立了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用辩证法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对象进行长期深刻研究的概括和总结。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论》“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⑭

黑格尔猜测到了一般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但是却不能应用它去正确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保守的。列宁在摘录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时曾经批判他说：“一般说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得出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运用之于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引起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本转折。

四

列宁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⑯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逻辑三者是同一个东西，

这就是说，这三者在本质上、规律上、内容上和基本形式上都是同一的。

《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也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前面几节中所作的某些分析，实际上也是对这个问题的说明。现在单独从辩证逻辑这个角度再作一些简单的解释。列宁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⑯辩证逻辑的概念以客观物质世界作为源泉，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它是人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科学反映，人的认识的结果通过一系列概念的形成过程和运动过程表达出来。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就是研究概念辩证法的科学，研究概念的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

概念是辩证逻辑思维最基本的活动单位，是矛盾着的现实事物的“简称”，即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通过语词表达出来的科学反映；概念的矛盾运动的展开，从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构成判断；判断的运动构成推理；判断和推理的运动构成论证；通过论证形成论点；许多论点的有机联系和综合形成理论的个别原理；一系列个别理论原理综合而成理论体系，又称做学说或“主义”。学说或“主义”所掌握的已经不是客观事物的个别方面，而是事物的整体，思维具体了。所以，唯物主义认识论所说的科学学说，实际上是一系列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内容及其规律就是科学学说的内容。科学学说的内容应该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再现。在从概念开始到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是从最简单、最基本、最本质、最抽象的东西开始，所反映出来的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复杂，各种各样的逻辑判断、推理和论证越来越互相错综、交织在一起，运动所形成的序列越来越高级，同时也愈益接近于具体总体，接近于对事物的完整认识。

《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和各种各样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揭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矛盾体系。而这个矛盾和这种矛盾体系正是通过由商品开始的一系列概念的转化运动表现出来的。在从商品开始的概念运动中，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之间所存在着的肯定与否定、质与量、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内容与形式等等的关系都具有了。

辩证逻辑有一条原则，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一致，逻辑的次序适应于历史发展的次序。商品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历史前身的最原始的开始。《资本论》的思想认识就从这里开始，逻辑的行程也是从这里开始。与商品生产发展变化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构成过程相适应，《资本论》的概念运动表现为，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到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到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与工资……，从抽象逐渐上升到具体，一直到达思维具体，到达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掌握。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揭示出来了，资本主义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转化的客观必然性揭露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逻辑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推理周密，论证严谨，理由充足，阐述详明。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资本论》的逻辑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和矛盾结构。

所以，对商品的分析一开始便表明，在《资本论》中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逻辑三者

是同一个东西。

《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向我们表明：《资本论》的辩证法是最彻底的辩证法，它自始至终、前后一贯地坚持批判的革命的本质。

①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版，第271页。

②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初版，第56页。

③同上，第51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

⑥同上。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7页。

⑧同上，第一卷，第192页。

⑨同上，第832页。

⑩同上，第98页。

⑪参看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1页和267页。

⑫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69页和61页。

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版，第177页。

⑭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22页。

⑮列宁《哲学笔记》第351页。

⑯同上，第357页。

⑰同上，第89—90页。